



光阴的长廊

文/图 黄政一

【一点海上】

有点记忆。海带上来的月。掌故记一股“带岁”的。

秋菊五颜六色，大闸蟹翻斗热。去年连续高温罕见，大闸蟹懒得换壳更进一步，要吃着老结的蟹需耐心等待，因为西北风勿晓得啥辰光吹起来。这种场景可谓左右为难，因为缺一大口气。芝士蟹斗品尝过，尤其是那拉丝充满想象，怎么样做到？偷着一记绝巧，蟹粉、白葡萄酒、生姜雷打勿动，那芝士定要用马苏里拉才能丝丝入扣，牵丝攀藤。

截至2021年底，海上共有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2812株，其中古树名木1656株。闵行古紫藤缓步走向500岁，嘉定千岁银杏正青春……去年深秋，黄叶飘飘，忽冷忽热，飘忽不定。海上寻碑，继续前行。大伙讲阿拉定的出访辰光总是勿落雨，偏偏那天阴势势还是飘了一点小雨，待与柴志光、周敏法、许芳三位“大咖”会合，天已转阴放亮了。

上午直奔顾公广场，向顾野王致敬，“读书堆”高高在上，林木草丛，隔空仰望，没啥感觉。隔壁勿远处勿大的公园有点古趣意趣，那些民房倒成了花园住宅，风景这边独好。再折返绕了一大圈在墙外再看“读书堆”，别有一番景象一番滋味在心头，若书读到“夹层”里那就无趣了。

子昂碑也是首见，三位“大咖”忙不迭地又丈量又记录又拍照。一路再寻觅，曲径通幽小院深处“松风草堂”前那株600多年的罗汉松似华盖满天，郁郁葱葱，勃勃生机因了那满树的紫黑色果子和散落四周的破土新苗，有些苗儿还顶着崩裂的果壳，分外俏皮。阿

拉绕着围栏兜了一圈又一圈，忽然弯腰手伸向围栏里，拔了苗儿带着泥，这一连串举动都被敏法先生瞬间拍得。

意外之得勿少，走出小院猛见门对面墙上的石碑“江南第一松”五个金字灿烂，碑文写道：“此道劲罗汉松系元代著名文学家杨铁崖手植，故又名铁崖松，距今已六百余年，为保护古松国家拨款建古松院一座，以供人观赏休憩。亭林镇人民政府。1986年9月。”工作人员介绍，江南地区原来有两棵年龄相仿的罗汉松，一棵在松江。现在只剩下“铁崖松”了。伊的语气充满十足自豪与自信，期待向树而生，相伴千年。

深更半夜，阿拉小心翼翼将那独子王孙（铁崖松）植入泥沙盆，浇足清水，碧绿生青，挺拔威武，煞是喜欢。以后陆续将水芹根须埋入土中想换得有机肥，怎想根须旺盛又生出株株新芽，瞬间长满，将独子王孙紧紧围绕，好一幅春色满盆的景象。

“虎尾巴”该总结了，看着小区直通春申塘的大池塘里那些无人管理野蛮生长近一年的一人多高的水草，一丛丛一片片地泛黄，不由得生出了一丝苍老苍凉之感；成群结队悠悠荡荡嬉戏觅食的鸭哩哩（鸭的昵称）们，伊拉队伍也添丁了，鸭囡囡也长大长胖了。看着伊拉双爪在水上划出长长波浪、伴随着曲项掏食，便想到清画家华喆所画的《桃源濯鸭图》中的两句诗“羽汎悦清渊，貌象媚滟滟”，今朝随着西北风摆动的柳梢不断触动水面而泛起涟漪，那些鸭子有的回首注目，这一切都定格在阿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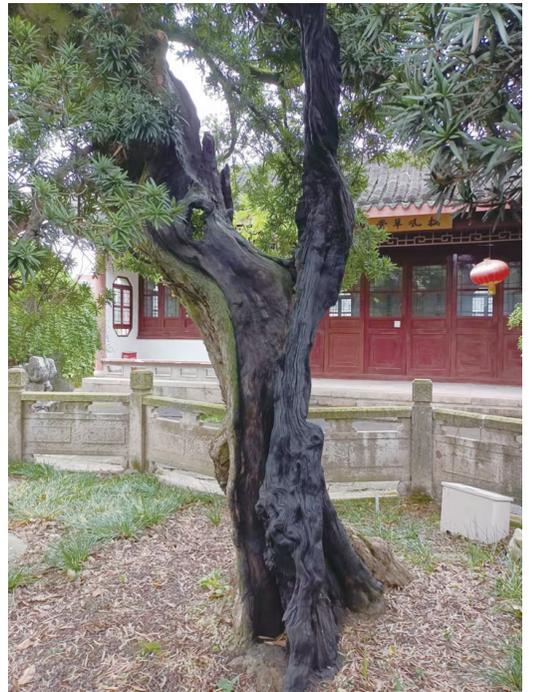
的手机里。

新冠伯伯似年事已高，劲道勿足了，“儿子”“孙子”活络无比，只是吃相有点难看了。海内外好太平一些，世界杯如期上演，可歌可泣，连勿懂球勿看球的理发师洗头妹都加入博彩大军，伊拉讲“小赌怡情”。头发理好，洗头小妹勿见了踪影，伊又跑到隔壁国彩票站押注了。

最后杀进八强的还是强队居多，摩洛哥倒成了“黑马”，看来冷门始终

有，就看上帝那只手偏爱谁了。巴西人太自信又太松散，在巴尔干半岛上吃着“生活”，卷铺盖走人。摩洛哥一黑到底，到底谁怕谁，C罗只好眼含泪水，37岁的伊其实真的不想走。心想着那位洗头小妹阿会“瞎猫逮着只死老鼠”，接连撞“大运”了。

广州防疫发布会上伊拉齐刷刷摘下口罩，这一幕阿拉看了多次。海上的节奏似在跳四步，但利好消息勿断。阿拉小区则噩梦连连，有密接，两幢楼接连封了，但两天又解封了。心里一直得意人口最多流动性最强的阿拉住的这幢楼安然无恙至今。但精神上物资上还是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总



铁崖松

觉得日子过得有点像“轮盘赌”。

不愿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下午刚回到家，太太手捧手机一脸严肃，“阿拉楼里有羊（阳）了”。哟！“楼群圈”炸开了锅，有观望的有逃避的有指责的有安慰的。“不好意思各位邻居，今天下午我老公才确定单管阳性，没考虑到封楼需要提前告知各位邻居……”已带着两千金在隔离酒店安顿好的事主太太终于发声了。想想这位早出夜归生活始终戴牢口罩的老兄此时定是难熬无比。整幢楼到底是全封还是半封大家在等待，最终的结果“不追羊（阳）不封楼”。

情愫无问来路

文/高小琪

【琪谈】

这两天有个社会新闻，说一对青年男女在初次约见相亲的时候忽然遇上疫情，被迫隔离在一栋屋子里“同居”十天，最近刚刚在双方父母的陪同下领证结婚。

新闻中还讲述了二人曾是校友、经历过数月的异地恋情等细节，基本可以肯定是“水到渠成”的自由恋爱，而不存在“父母包办”的嫌疑。

这就很有意思了，两个在工作、生活的圈子中都无法拓展交友面，不得不选择以相亲的方式来解决婚姻问题的成年人，只相处了几天就找到了一生挚爱。与其说是缘分的胜利，倒不如说是科学的可靠。

日本某电视台曾制作过一档“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相亲节目，名为《联谊的诱惑》。素不相识的年轻男女，在完全不交换身份信息、生活经历等背景的前提下，在一个私密的房间约会，也不交谈，只按节目组要求在半小时内进行5次肢体接触，然后各自离开。

环顾世界上所有费尽唇舌的相亲节目，这档节目恐怕是成功率最高的。按照节目流程，导演会在初次接触后询问双方意愿，看是否愿意配对并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几乎所有的男女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甚至有些都等不到当晚的二次约会，而直接私下电联了。

很奇怪，当我们预先去了解对方的学历、身高、工作、家庭和薪水的时候，我们总是感到那样那样的不满意。但当我们不问来由、大胆突破肢体界线时，又好像轻易地就爱上了。

这个听起来颇有些匪夷所思的节目设计，与其说是一场真人秀，倒不如说是一次动物性实验。我们经历了太久的文明时代，忘记了物种本源，即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物种都具有为了扩大规模、保存后代而繁衍交配的本性——有些文明程度较低的物种为了多产后代甚至不排斥近亲繁殖。

所以，如果我们对人性——或说动物性——具有基本的、普

遍的认同，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可以在情感上与其他异性实现配对，而这种配对是随机的。

通俗地说，大部分人具有对随机异性产生爱情的能力，而并不遵循“今生唯一缘分”的单一匹配度。

经济学家薛兆丰曾经举过一个关于“缘分”的例子：

他假设在一口大锅中有70亿颗绿豆，而具有唯一缘分属性的两人分别为两颗红豆，随机散落在绿豆中，按照概率学计算，在短暂的一生中，这两颗红豆相遇相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倘若我们想着“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那么大概率是遇不上这个人了。

幸好，人类的大脑是为物种发展服务的，当我们与异性有足够多的时间充分接触，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与苯丙氨酸，肢体接触可以，甜言蜜语可以，甚至一个温柔的微笑也可以，一切传递两性信号的行为几乎都可以获

得大脑正反馈。

而一旦“上头”，挑剔与筛选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爱情可以帮助我们忍受一切。

根据《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只有不到700万对新人结婚，这个数据大约占十年前的一半。买车买房养老带娃，自然是横亘在择偶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但除此之外，尚有许多年轻人长期处在“无法谈恋爱”的困境中。我们深耕多年的教育体系，在爱与两性这门课上却始终缺席。

无论如何诟病，爱情仍然是通往幸福感的捷径之一。千万不要用预设的性格、爱好、家庭背景或是星座、血型、行为习惯来做判断，更不要担心在社交圈内随机的选择就是将就。婚姻可能要预先刻好稳妥与谨慎的注脚，但爱情则远没有那么复杂。悸动自心而发，情愫无问来路。只要具备爱的勇气与能力，大胆地释放信号，接受反馈，就有可能获得幸福。